

蘭德認為在這一社會中，人人平等，人人自食其力，人人不為個體的利益而傷害他人，人人自律，社會無需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規範。但是在現實生活中，這種理想的社會並不存在，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失衡帶來的社會問題。



安·蘭德是俄裔美籍作家和哲學家，也是客觀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。其哲學思想為「人是為自己活，而不是為他人活」。(資料圖片)

只為自己而活

——蘭德哲學思想的當代意義

黃鳳祝

資本主義可作一種救贖

五十萬冊。

在美國，蘭德的思想擁有眾多的追隨者，包括美國前總統雷根 (Ronald Reagan)、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格林斯潘 (Alan Greenspan)、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湯瑪斯 (Clarence Thomas) 等。蘭德在美國被奉為精神偶像，在歐洲卻鮮為人知。隨着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的演變，蘭德的哲學思想以預言者的姿態進入歐陸，從最初的邊緣狀態，逐漸躋身主流思潮。

針對主權債務危機，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歐洲左翼哲學家提出建立「超國家民主」，主張通過對歐元區的共同財政、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設立制度性的保障，從市場手中奪回歐洲政治的決策空間。自由主義學派則主張發動一場自由市場的革命，把降低市場監管、削減福利國家制度視為解決全球經濟危機的一劑良藥。作為福利國家制度最尖銳的批評者，安·蘭德 (Ann Rand, 一九〇五—一九八二) 的哲學思想在歐美兩地得以強勢復興。

蘭德是俄裔美籍作家和哲學家，也是客觀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。如果用一句話概括蘭德的哲學思想，就是「人是為自己活，而不是為他人活」。蘭德擅長用小說的形式解析自己的思想。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(Atlas Shrugged) 是她的第四本小說，也是最後一本小說，自一九五七年面世以來，全球累計銷售近億冊，是美國歷史上僅次於《聖經》的暢銷書。二〇〇七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，蘭德的著作再次受到推崇，二〇〇九年的銷量達到

蘭德認為，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合乎理性和道德的體制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，財富的累積是通過個體創造和自由市場的競爭而獲得的，無需借助任何強制性的手段。蘭德把資本主義視為一種救贖。資本主義之所以比其他經濟制度優越，是因為資本主義允許個人通過自由生產獲得財富。她認為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，財富是由個人創造出來的，因此屬於個人。蘭德否認人類是一個有機的共同體。她認為從事生產和貿易的實體是個人，根本特徵是個人的理性，人通過理性的手段得以生存；理性不屈從於任何強制性的指令，也不會因為威脅、願望、社會福利而犧牲其對「真理」的看法。個體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不得不工作或生產，依靠個人的努力和智慧養活自

己：個體不會為了他人犧牲自己，也不要求他人為自己作出犧牲。這一點與先秦哲學家楊朱（西元前三九五—西元前三三五）的觀點有共通之處：「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，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。人人不損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」（《列子·楊朱篇》）。

「自我主義」（egoism）是蘭德思想的核心。在她看來，人的目的不是政治、哲學或是倫理，而是其本身。蘭德和楊朱一樣，是「自我主義者」（egoist），而非「自我本位者」（egotist）。有人把 egoism 譯為「利己主義」，這種譯法並不確切。利己主義是功利主義在個體實踐中的表現，以物質利益為中心。「自我主義」不必然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，而有可能具有理想主義的光輝。

蘭德的哲學思想建立在存在主義的基礎之上。和馬克思一樣，蘭德否認唯心論和神學，認為物質的存在是主觀認識的基礎。但是馬克思最終走向了集體主義，蘭德則走向個體主義。在政治上，蘭德主張資本主義，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為了保護個體的權利，但不應干涉個體的自由；在經濟上，蘭德主張自由貿易，由市場調控一切經濟活動。在蘭德的思想體系中，個體依靠理性來認識客觀真理，倫理實踐則是建立在個人私利的基礎之上。

在蘭德看來，資本主義倫理的正當性不在於實現「共同的善」，而是一種符合人的理性

的體制。所謂保障社會「正義」，就是保障個體作為「人的存在」的條件。蘭德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義是通過自由市場來實現的：在自由市場中，個體不負有任何「社會責任」，唯一的責任就是維持自己的生命，即理性地、根據自己的判斷生活和行動。這裏需要指出的是，蘭德所主張的自由市場，是一種由產業精英主導的市場，也就是生產決定消費的自由市場，而非通常意義上消費決定生產的自由市場。尼采所謂的「超人」，在蘭德的思想體系裏，就是有能力主導自由市場的產業精英。

反政府干預取消福利制度是理想

蘭德反對利他主義、集體主義、共產主義和福利社會。她認為，在上述社會制度中，不事生產者或沒有能力的「社會寄生蟲」依賴生產者和創新者創造的財富，這種「剝削」是社會不公的一種表現。在小說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中，「精英」罷工的目的，就是反對政府提高社會福利和國有化浪潮。

作為蘭德個體主義的繼承者和傳播者，倫納德·佩柯夫（Leonard Peikoff）在《移民》一文中，對移民與社會福利制度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。他認為，十九世紀進入美國的移民，通過貢獻個人智慧、天賦和力量提高了美國社會的生活品質，但是戰後湧入的移民大都成為社會福利制度的寄生蟲，這是對納稅人

的「剝削」與不公。在他看來，無限制地讓外國移民進入美國，強制美國納稅人作出犧牲，是一種罪惡。他同時指出，為本國出生的一「寄生蟲」提供資助，同樣是不道德的。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反對外國移民的表述，以及近期歐洲民粹主義的回潮，大都源於這一邏輯。

在蘭德的哲學思想中，商人和精英作為正義的化身，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。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體系是自由的、生產性的、合理的體系，理想人物可以在其中發揮作用。在這一社會中，人人平等，人人自食其力，人人不為個體的利益而傷害他人，人人自律，社會無需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規範。但是在現實生活中，這種理想的社會並不存在。因為現有的資本主義體系無法提供真正平等競爭的機會，權力精英和資本的擁有者掌控社會的走向，使自由競爭淪為一種形式和工具。政治與法律制度的出現，是由於人的倫理道德尚不足以自律，而需要他律，即政府與法律的規範，保護個體應有的權利。蘭德反對政府干預，要求取消社會福利制度，只是一種個體主義的理想，遠離社會現實。這種理想社會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失衡帶來的社會問題。

（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。）

◎